



(日) 谷崎润一郎 著

乱世姐妹

孙日明·陈·竞·梁守坚 译

乱世四姐妹

〔日〕谷崎润一郎 著

孙日明 陈 竞 梁守坚 译

广西民族出版社

乱世四姐妹

〔日〕谷崎润一郎 著

孙日明 陈 竞 梁守坚 译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6.375 印张 500 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0 册

ISBN 7-5363-1147-8/I·244 定价: 6.50 元

· 译本前言 ·

文学巨匠——谷崎润一郎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1886年7月24日生于东京一个商人家庭，从小对文学有浓厚兴趣。1908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国文系。1901年开始发表小说。他的初期（30岁以前）作品有《死火山》、《纹身》、《麒麟》、《徬徨》、《恶魔》、《金色之秋》、《杀艳》、《忏悔录》等；中期（31岁至69岁）作品有《异端者的悲哀》、《蜃楼之光》、《人面疮》、《小小王国》、《记》、《食事之虫》、《富美子之脚》、《神人之间》、《痴人之爱》、《春琴抄》、《润一郎译源氏物语》以及《乱世四姐妹》和《少将滋干之母》等；晚期（70岁至79岁）作品有《钥匙》和《疯癫老人日记》等。

谷崎润一郎于1965年7月20日因患肾功能衰竭症医治无效，病故于神奈川县，终年80岁。

谷崎润一郎是我国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熟悉的作家。早在1928年12月，他的《痴人之爱》就被译成中文介绍到我国，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9年1月，开明书局出版了《谷崎润一郎集》，第一次有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他的作品《纹身》、《麒麟》、《恶魔》、《富美子之脚》等六篇。1930年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他的《杀艳》。1934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神人之间》。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春琴抄》。1941年三通书局出版了《人面疮》。他的佳作《富美子之脚》先后有三种译本。解放后，他的更多优秀中长篇小说被介绍到我国来。这几年，《麒麟》、《蜃楼之光》、《春琴抄》等又有新译本出版。

谷崎先生和中国的往来始于本世纪初。1918年，他只身经朝鲜到

我国东北、天津、北京、汉口、九江以及江浙等地，回国后写了《苏州纪行》、《秦淮之夜》、《西湖之月》等。1926年他再次取道长崎，到上海进行访问，结识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作家和居住在上海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回国后他又写了《上海游记》、《上海见闻》等，记叙了他和中国的深厚关系，发表在《女性》和《文艺春秋》上。谷崎先生汉语造诣很深，曾在秋香塾攻读汉语，能写地道的汉诗，如题为《牧童》的七绝：

牧笛声中春日斜，
青山一半入红霞；
行人借问归何处，
笑指梅花溪上家。

这首诗确有我国古诗的意境。

谷崎润一郎是当代日本作家中卓有成就的多产作家之一，在他的文学生涯中一共发表了二十部长篇小说和数以百计的中、短篇小说、剧本和随笔等，并完成了洋洋数百万言的世界上最早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源氏物语》的现代语翻译工作。他1947年获每日出版社文化奖，194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并受到日本天皇召见。1965年中央公论社为纪念该社创办八十周年，表彰在文坛上有突出贡献的作家和作品，以他的名义设立了一年一度的“谷崎润一郎文学奖”。

当这位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与世长辞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周刊发表悼念文章，称他为“大谷崎”，说他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家，是东方的劳伦斯。他还被列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许多作品已被译成英文和法文等多种文字出版，在美国有不少研究谷崎美学的专家，他的前期和中期作品大多是揭露日本社会黑暗面、呼吁社会平等的，反映出一位职业作家的可贵品质和道德准则，因而在发展日本文学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乱世四姐妹》(原名《细雪》)，是作者创作中期最重要的、最有文学价值和时代气息的作品，被誉为当代源氏物语。全书分上、中、下三卷，1943年《中央公论》1月号和3月号连载了

上卷的十九章。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激战阶段，在反动的军国主义文艺政策的控制下，这部作品被日本军部以涣散军心为借口下令查禁。但谷崎润一郎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1944年自费出版了上卷，只印了两百册分赠亲友，并继续写下去。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他分别于1946年和1947年3月初完成了中、下卷。中央公论社立即于1947年3月继续出版了中卷，同月由《妇人公论》出版了下卷。全书问世后，轰动了日本文坛，被公认为谷崎文学的顶峰，11月获每日出版社首届文化奖。《乱世四姐妹》1957年被译成英文，译名为《The Makioka Sisters》（即《莳冈家的姐妹们》），在美国纽约出版；1959年和1960年由平凡社和筑摩书房分别作为世界名著重新出版。《乱世四姐妹》自从问世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其间，日本的许多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各种版本，总发行量达数百万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乱世四姐妹》描写了昭和11年至16年（1936~1941）五年间日本上层社会四位女性——大阪商家莳冈家的“四朵金花”的恋爱、相亲、招婿和结婚的生活过程。大女儿鹤子为了继承父业，将银行职员辰雄招赘上门，由于他朴实能干，很快就赢得了岳父莳冈的信任。莳冈去世以后，他停止了难以经营的家业，转让了店铺，重新回到银行当职员。二女儿幸子心地善良，性情温柔，品德高尚，多愁善感，早在父亲在世时，她便与会计师贞之助结婚。他性格宽厚，对妻子体贴入微，家庭生活十分美满和谐。由于双亲相继见背，幸子和贞之助承担了父母的责任，照顾着尚未出阁的两个妹妹——雪子和妙子。三女儿雪子，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她秀丽多姿，沉默寡言，文静腼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古典式美人，但在婚姻问题上却不是一帆风顺，超过而立之年尚未找到如意郎君。雪子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是很有主见的，她没有惟兄长之命是从，更没有草草地了结自己的终身大事。四女儿妙子与三位姐姐大不一样，她虽然自私，但思想开放，性格爽朗，好胜进取，心灵手巧；在婚姻问题上，她不受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

作者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着意写日本舞蹈、观花、赏月、捕萤、花道和茶道等四时行乐场面，可谓洋洋大观。他娴熟地运用大量优美的关西方言，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读来倍感

亲切。小说内容丰富，格调清新，文字优美，思想健康，看不到低级庸俗的糟粕，的确不失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

《乱世四姐妹》在写作技巧上是早有定论的。活跃的日本评论家们曾分别给各名家标明了写作风格上的特征，如说华丽数芥川龙之介，诗情归佐藤春夫，饶舌是宇野浩二的杀手锏，爽利是志贺直哉的拿手好戏，丰满秀丽是谷崎润一郎的看家本领。谷崎在《乱世四姐妹》里吸取了西洋浪漫主义专长和中国波澜壮阔的写实主义特色以及日本的心境与自然相结合的文学传统，构成了谷崎文学体系。谁都承认，谷崎是仅次于永井荷风的唯美派代表人物，但在创作实践上他有难能可贵的突破。如果说私小说、心境小说、家庭小说是透过人物的内心感受反衬客观世界的当代日本小说的主流的话，那么，谷崎在《乱世四姐妹》里早已远远超过了这个局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民给《乱世四姐妹》以越来越高的评价。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如果你想知道1936年至1941年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那么会有人告诉你，除了战争以外，还有《乱世四姐妹》。这正象西班牙人推崇《唐·吉珂德》一样：“说我们什么也没有都行，但我们还有《唐·吉珂德》”。日本人民高度赞扬《乱世四姐妹》，认为不读它，就不知道这段时间日本人民的真实情况。1983年，日本东宝电影公司请第一流编剧兼导演市川崑把《乱世四姐妹》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作为该公司创办五十周年纪念特片公开上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年，被日本《电影旬报》评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二名。

《乱世四姐妹》这部长篇小说是沿着社会的大街移动的镜子，她宛如一段历史流程，在时光流逝的过程中，作者向人间展示了巨幅画卷，让人们浏览两岸风光、大千世界。她恰似向大地飘洒晶莹剔透的小雪，在耳边沙沙作响，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译 者

目
录

译本前言	译者
上卷	(1)
中卷	(143)
下卷	(317)

上 卷

“小妹，帮个忙。”幸子从镜子里看见妙子从走廊走进室内，向自己身后走来，便把自己开始用来拭拂脖颈儿的粉刷递给她。“雪子在下边干什么哪？”她也不回头看一眼，边问妙子边端详着镜子里自己穿着长内衣露出粉颈的姿容。那神情，简直象在观看别人似的。

妙子回答：“是在看悦子练琴吧。”

下边果然有琴声，是在弹练习曲。也许雪子早打扮过了，不过给悦子缠住，在看她练琴吧。

悦子每当妈妈外出时，只要有雪子留在家里陪她，她会老实地看家的，可是今天，妈妈、雪子、妙子三个人要一块儿出去，她可有些不高兴。由于听说两点钟开始的音乐会一结束，雪子就先回来陪她吃晚饭，她也就勉强同意了。

“喂，小妹，又有一个给雪子提亲的。”

“是吗？”

妙子正在从脖颈儿到双肩给姐姐擦粉，粉刷留下清晰的刷子印儿。幸子虽然一点也不驼背，可是，由于肌肉丰腴，从那丰满柔润的双肩直到背部，洁白健美的皮肤紧绷绷的，宛如深秋晴空似地给人以透明感，使人看不出她已是年过三十的人。

“是井谷太太提的亲，不过——，”

“是吗？”

“在MB化学公司当职员，靠工资维持生活的——。”

“大概有多少收入？”

“月薪一百七十八元，加上奖金大概有二百五十元左右。”

“MB化学工业公司是法国人开的吧？”

“是啊。小妹你还很清楚呢。”

“这点事儿，当然知道喽。”

最小的妙子比两个姐姐都更清楚这些事。她甚至对在这些方面出

奇地不谙世故的两个姐姐有些瞧不起，说起话来简直象自己比他们还年长似的。

“我没听说过那个公司的名称。只是听说总公司设在巴黎，资本是雄厚的。”

“在日本神户的海滨大道不是也有座高层建筑吗？”

“是啊，听说他就在那里工作。”

“这个人会法语？”

“嗯，是大阪外语学院法语专业毕业的，还在巴黎住了一阵子。除公司外，他还在夜校当法语教师，一个月有一百元左右收入，加起来有三百五十元。”

“有什么家产吗？”

“没有多少家产。他在乡下有个母亲，有她住的一所祖传的旧房子，再就是他本人在六甲住的房子和土地。听说六甲的房子是分年付款的小型文化住宅，家产是有限的。”

“可是，既然不用交房租，每月可以过上四百元以上的生活喽。”

“雪子不知道怎么看。拖累也只有一个母亲，而且住在乡下，不到神户来的。这个人现年41岁，说是初婚。”

“怎么41岁还没结婚？”

“说是为了选漂亮的才耽误了。”

“那可靠不住。得彻底调查清楚。”

“对方可挺起劲儿。”

“把薛姐的照片拿去了吗？”

因为幸子上边还有大姐鹤子，妙子从小就把幸子叫二姐，把雪子叫雪姐，有时说快了，听起来就象薛姐。

“我上次放了一张在井谷太太那里，她自作主张，拿给对方了。对方好象很中意。”

“没有对方的照片吗？”

楼下继续传来钢琴声，因而幸子知道雪子不会上来，便说道：

“你打开最上边靠右手那个小抽屉看看。”她说，拿着口红，象和镜子里的脸接吻似地给自己涂了一个樱桃小嘴。“那儿有吧？”

“找到了。给薛姐看了吗？”

“给她看了。”

“她怎么说的？”

“照例只哼了一声‘啊，这个人’，就什么也不说了。小妹，你觉得怎样？”

“这个人嘛，平平常常。不，也许多少还算漂亮。不过，怎么看都是个工薪阶层的人。”

“那还用说？肯定是这副模样嘛。”

“对薛姐来说也许有一样好事，可以叫他教法语。”

幸子大体上化完了妆，开始解开标有“小槌屋和服店”商标的和服包装盒的绳子，这时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我是‘缺B’的。——小妹，你到下边去说一声，叫他们把注射器消毒。”

人们都说脚气是大阪神户一带的乡土病。也许正因为这样，这家从家长夫妇到今年上小学一年级的悦子，都是从夏天到秋天不停地患脚气病。所以，注射维生素B已经成了习惯。近来用不着上医院，家里备有高效维生素B注射液，即使没有什么病，也经常相互打上一针，如果身体稍微有点不自在，就认为是缺乏维生素B。不知是从谁开始的，把这叫做“缺B”。

听到琴声停止了，妙子就把照片放回抽屉里，走到楼梯口上，却不下楼，就站在那里往下看着。

“喂，有人吗？”她高声喊。接着命令：“太太要打针，把注射器消毒！”

二

说起井谷太太这个人是这样的：原来幸子姐妹是神户东方饭店附近一家美容院的老主顾。幸子听说那里的老板娘井谷太太喜欢说媒，早已托她给雪子物色个对象，并放了一张照片在她那里。头些日子幸子前去梳理发型时，井谷太太趁着腾出手来的时候对她说：

“太太，能不能陪我喝杯茶呀？”她把幸子邀到东方饭店的门厅里才提到这件事。井谷太太是这样说的：“说实在的，本来这种事我不该不先跟府上商量商量，但又怕拖延久了会耽误良缘，所以在一个半月以前就把您给我的小姐那张照片随便给他看了。从那以后一直没有什么消息，我也差不多忘了这件事。对方在这段时间里，好象了解过府上的情况，包括你们大阪的老家和分家另住的府上这边。关于雪子小姐本人，他好象还到她读书的女子中学和教她书法和茶道的老师那里了解过。所以府上的事他都知道。为了有一次报上一条消息失实之事，他们还专程到报社去核对过。尽管他已经充分谅解，我还是对他说，小姐有没有这种事情，两个人见见面就清楚了，我的说明已取得对方的理解。对方谦虚地说，‘蔚冈家和我身份不同，以自己的微薄收入，根本不敢奢望与那样高贵的小姐结婚，如果真的娶过来，让她过贫穷操劳的日子，自己也过意不去。但万一有缘，真能结婚，那当然是感激不尽的事，总之，这头亲事请提提看。’依我看，据说他家直到祖父那一辈，曾经给北陆地方的一个小藩主当家臣之长，现在在乡下还留有一部分房产，所以也没有什么门不当户不对的吧。您府上是传统世家，在大阪，的确曾名噪一时，但是，——也许这样说不太合适，如果老是想着过去的名声，到头来只能拖延小姐的婚事。所以，我看差不多就屈就了吧。他现在月薪虽然少些，但是才41岁，并不是没有加薪的希望。还有，他那个公司和日本的不一样，空闲时间较多，他说再增加些在夜校的授课时间，每个月很容易拿到四百元以上。所以，新婚以后有了家室，雇个女佣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他的人品，我二弟是他中学时代的同学，从小就很了解他，说可以给他打保票。话虽如此，但最好莫如府上亲自了解一番。他迟迟不结婚的原因，除了对相貌要求高而外，没有其他任何因素，这一点想来大概没错。他去过巴黎，又是四十开外的人，恐怕不会对女人全无接触，不过，我上次跟他见面时感到，他真是个一本正经的靠工资生活的人，看不到一丁点儿放荡的影子。选个漂亮的，是这种规规矩矩的人常见的现象。可能是他在巴黎的所见所闻对他起了反作用吧，他提出的条件是，太太最好是纯日本式的美人，穿西服不适衬也没关系，只要性情温柔，典雅朴实，体态幽美，很会穿和服就行，容貌固然重

要，但最主要的要手脚纤美。我想府上的小姐是最合适。”

这位女老板经营美容院，抚养着因中风而长期卧床不起的丈夫，同时还把一个弟弟培养成医学博士，今年春天又把女儿送到目的津田塾去上学，所以她比一般妇女强几倍，头脑灵敏，行事干练。另一方面由于工作性质，她过于缺少女性特点。她从不花言巧语，拐弯抹角。不论什么事，她都推心置腹，但并不说过头话，只是必要时吐露真情而已，所以一般不使人产生嫌恶感。幸子最初听井谷这种连珠炮式的表白时，也觉得有些不以为然，可是听着听着，也就逐渐了解到这是由于她那种胜过男子汉的巾帼英雄脾气，她的话出自善意。同时她的话头头是道，也没有插嘴的余地，幸子便低头听着，觉得自己已完全被她说服。当时，幸子说，要尽快和老家方面商量商量，对于对方的历史也多少了解一下，随即分手。

幸子下边的妹妹雪子，不知不觉地错过了婚期，到了三十岁。当然，怀疑其中奥妙的人是有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原因。如果说最主要的原因，那不外乎姐姐鹤子也好，幸子也好，雪子自己也好，都拘泥于她们父亲晚年过的豪华生活和蒔冈这个传统世家的名望，一句话是拘泥于以前的名门大户的老规矩，一心想与门第相当的大户结亲，对初期那些络绎不绝的求婚者，都感到不十分满意，一个接一个回绝，以致于使人家厌弃起来，终于没有人再来问津了，这期间蒔冈家也更加衰败了。因此井谷说“不要想从前的事”，这倒真是为雪子好，是亲切的忠告。蒔冈家的全盛时期，顶多到大正末期为止，现在还记得当时情形的，也只有大阪的一部分人。不，如果再说得直率些，就是在看来象是全盛时期的大正末期，她父亲在生活上和商业上的放纵做法已开始招来恶果，不断出现破绽。那以后不久，父亲逝世，营业进行整顿收缩，把那个从幕府时代就开始拥有的引以自负的船场的商店转让给别人。可是幸子和雪子，在那以后的长时间里，始终忘不了父亲在世时的情景。直到商店改建成高层建筑以前，大体上还能看出从前那种旧式房屋的格局，她们姐妹常从这个铺面前边走过，用怀念的目光透过门帘向幽暗的深处窥视一番。

父亲只有女孩没有男孩，晚年隐居后，便把家业管理权交给上门的大女婿辰雄，二女幸子也招赘一个上门女婿，分开住了。三女雪子

的不幸在于，虽然已近婚龄，却没有经父亲之手缔结良缘，并和姐夫辰雄之间在感情发生了龃龉。辰雄是银行家的少爷，他入赘以前，在大阪的一家银行里工作，继承岳父的家业以后，实际工作仍是由岳父和掌柜干的。岳父去世以后，他不顾小姨子们和亲戚的阻挠，把拼搏一下说不定还能够维持下去的店面，转让给相当于蔣冈家臣的一个同行，自己又回到原来的银行工作。这是因为他和喜欢排场的岳父不一样，他的性格稳健得甚至有些胆小怕事。他认为自己不适合搞困难的生意经和振兴不熟悉的家业，才选择了比较稳妥的道路。他认为这正是因为重视他作为上门女婿的责任才采取的措施，但雪子却过于留恋往昔，对姐夫的这种行为内心感到并不十分满意，并认为去世的父亲一定有和自己一样的感觉，在九泉之下也会对姐夫持批判态度的。正好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有人来提亲，姐夫非常热情地动员雪子答应这门婚事。那是丰桥市一个财主的继承人，在当地的银行当董事，姐夫工作的银行是那个银行的上级银行，因此姐夫很清楚他的人品和他的资产情况。姐夫认为丰桥的三枝家在社会地位上是没有说的，现在的蔣冈家算是高攀了，加上本人又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好人，于是从中周旋让他们相了亲。可雪子和那个人接触以后，不管怎样说也无意嫁给他。这是因为，并不是说他仪表上怎么样，他总给人一种乡绅的感觉，看上去倒是个好人，可是没有一点儿聪明相。听说他在中学毕业时得了病，没有升学，恐怕在做学问方面脑子不好。从女子中学到英文专科毕业，一贯成绩优秀的雪子，一想到这一层，就担心自己将来对这种人是不会尊敬的。而且，尽管他是资本家的继承人，今后的生活有保证，但是要在丰桥这么个小城市过日子，她总觉得会寂寞难耐。关于这些，幸子比谁都同情雪子，说雪子不能被迫做出这种可怜的事情。从姐夫辰雄角度看，尽管妻妹在学问上也许强一些，但由于她守旧有余，泼辣不足，富于日本情趣，因而适合过刺激性少的安静的乡镇生活，便认定她本人不会不同意。这是他的误解。其实人不可貌相，这位腼腆、羞怯、不善于在人们面前表白自己的雪子，并不是个百依百顺的妇女。这一点，她姐夫到这时才明白。

另一方面，雪子这个人，既然心目中已经决定持否定态度，本应

早点表示出来，可她总是回答得模棱两可，等到事情发展到关键时刻，她还向姐夫和大姐说，倒向雪子说出心里话。究其原因，虽说她对那位过于热心的姐夫难以启齿，但主要是她有一种寡言的怪癖。因此，姐夫误以为她内心并不反对，对方在相亲之后也立即热烈地提出恳求，亲事发展到不能继续议而不决的地步。而雪子一旦表示拒绝，哪怕是姐夫和大姐轮流苦口婆心地劝说，最后还是没答应。姐夫本以为这门亲事会使九泉之下的岳父也高兴的，唯其如此，他感到非常失望。使他更伤脑筋的是，对于对方，对于银行里从中周旋的上司，时至今日，他不知道怎样交待才好，这使他捏了一把冷汗。另外，如果雪子有听起来顺理成章的理由倒也罢了，她只是说对方没有聪明的仪表，对人家鸡蛋里挑骨头，嫌弃这个可能是空前绝后的、高攀的良缘。姐夫认为这都怪雪子任性，往坏处想的话，也未尝不能认为这是她故意要使姐夫陷入为难的境地。

从这以后，姐夫对雪子的亲事采取了不冷不热的态度。尽管有人前来提亲，他也乐意听取，但只要有可能，他总退避三舍，不再积极主动地找人家提亲或是首先表态说好说坏了。

三

使雪子迟迟未能结婚的另一个原因是井谷的谈话中提到的所谓“报纸事件”。

那是五六年前的事了。最小的妹妹妙子当时二十岁，和船场一个贵重金属商人奥畑家的少爷堕入情网，双双出奔。妙子要不顾雪子，自己先行结婚，按照惯例是很难办到的，于是两个年轻人合谋采取了非常手段。尽管动机好象是一本正经的，可是，双方家庭都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立即把他们找了回来，这桩事似乎轻而易举地便了结了。倒霉的是这件事竟登上了大阪的一家小报。而且报纸错把雪子当成妙子，年龄也变成雪子的年龄。以当时的荏冈家族来说，如果要求报社为雪子声明取消这条报导的话，恐怕会从反面证实这是妙子做的